頭書

莊子

五

外篇天道第十三

齋林希逸

天道運(メグツテ)而無所積(ツモル)(名陰陽留滯ス)故萬物成帝道運(ハコブ)而無所積故海内歸(シタガフ)聖道運而無所積故六合(天地四方)通於聖六通四辟(ヒラク)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スル)也昧然無不靜(シヅマル)者矣聖人之靜(シヅカナル)也非曰靜(シヅカナリト)(作為ノ一ラスルニ非ス)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タル)以撓(ミダス)心

文淵云 舊所積者無留滯也

準準同意云平也揆正取正之器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前無積即是神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假土中運而無積何掌是指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昏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是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水靜乎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最精神底聖人非以靜爲好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夫

帝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有語字形容之

表謚案云脩指老子爲玄聖指我夫子爲素王者也

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此一節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此於此也亦休也休止也言至於至善也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止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揮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黎然者一句發揮虛則靜靜則動動便是一下何又言虛靜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爲而無不爲也命命劍安樂之貌憂患也能不爲憂患所入之意憂患有隙入之處有憂患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即老莊筆法也劍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鬼鄉之君也處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爲一句其意何嘗不欲以動靜世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爲而無不爲也命命劍安樂之貌憂患也能不爲憂患所入之意憂患有隙入之處有憂患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即老莊筆法也劍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鬼鄉之君也處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爲一句其意何嘗不欲以動靜世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ソン)素(ソ)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此
句與大宗師篇同知又者莊子自言三件前
則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三件寓言
豈可拘作實語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
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靜則爲聖
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爲也而尊尊貴貴也
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也樸素無文采
也雖至美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自
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
然加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
爲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
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
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予子天之合也
我大之命也既曰天和人樂又曰人
樂天樂故發越其筆勢天下無如此莊子
曰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夫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天行乎
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簫則
靈陰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閒以只日
不恕天不怒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
句愈自精神則出而見於人則日崇其鬼
不祟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
不倦也日鬼日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
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上
以畜天下之人者服天下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
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
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
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天地道德皆無
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
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
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爲

換諸本自悅之悅作說字辨說之義也

天下用臣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揜泯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無世則功大名顯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則臣道亦無爲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

（天產了七人不知其產不知）（地長了人不知其長不知）

文粹落與絡同謂包絡也

易乾卦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

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落入也言龍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同也乘天地者猶月乘空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之妙長與養同意

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家刑之司）

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未學者右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謀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辨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物也比類例也謀繼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目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興其器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乎立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君臣內心以生

三才圖繪云戈即矛也長丈二而無及主於擊

大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孔疏也舞者所執修文教折衝雉以牛尾爲之而注于旗干之首

論語陽貨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孟子告子上篇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我此一句左右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左右人看得甚麼緊要

朱子曰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

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右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左右人看得甚麼緊要用兵刑禮樂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采薇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尚次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讓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道因上面一先字與二字從字又說許緩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譬喻說也化作化生之也詰言微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齡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

書畢命曰撫厥叔慝注叔善
慝惡
益稷撻以記之注撻扑也即
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
不忘也
舜典車服以庸注周禮曰民
功曰庸程子曰有功則賜車
服以旌異之

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
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三分守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四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職守也形名參也刑與形同四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省減也不煩而大任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褒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之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

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躐然而言之則失其本矣矧倒置也迷逆此若道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爲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衰雜不一偏也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比例也詳見前）

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他人作寡人）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敖嫚倨也苦哀憐之也嘉嘉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語

翼云徴藏書焉云藏書也

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無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日我之所爲未及於汲汲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二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所美前言堯舜既有名字則窒礙不通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徴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

（書藏寿行）

（彼役ノ文カテ退居ノ丸）

翼曰十二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詳道云十二經者緯六經爲十二也

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周室行藏寿）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罽賓而欲觀其藏書也稀及反覆言之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滿假放自然之德循行而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

方愚善云去道已遠故以謂之耳

子思曰亡子逃亡人也

舍旅舍也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也

趮云餘蔬讀曰糈糈粒也

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夫子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僕而言之意猶吾子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

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
邵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
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有舍而重跰而不敢息言其先也跰足
不明之地蛛與眛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
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

其積斂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
者用不盡也猶日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
崖老子漠然也猶日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
議也卻退也應是以不荅荅之也刺者
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智神聖有
爲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
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
若實有此事人以議我而我乃指之是一神
重罪過也即是驅避僞非又翻出此語服
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即非自知也善故議之意
士成綺履行遵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

崖涘岸岸皆疏文高邊
筆乘衝突目而視也貌豶中
央鷹而两頭銳也
哅口張貌

予目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豶然而貌然而口闢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窮(一)鵴行(二)步也履行(三)步也趨進之貌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躁足漸行之狀闚然目出貌崖然有崖畔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豶然堅固之狀哅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槃動之間有辨持之貌也發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鑿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皆有此等人必指名自然屬乎循乎無能超循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可窮曰大不遺即語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小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殊此道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

本未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奪攝而不與之僭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繫其心雖奪而執天下之攝此心亦不與利遷言不討利害也寇極萬物真實之理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

所主者之者二本作老非也

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其所生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世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

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書也以道爲意而不在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能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固不足貴非其貴也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甚識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糟蘭爲醪一作糈

許慎云糈潄塵糈也

文粹數爲量也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一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
喻如此極爲精妙其滑也言澁也徐寬也
疾緊也甯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
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在乎其間
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
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
從得之糟粕之餘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
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
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
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
之理而數段說話意思皆別無第
二義讀者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讀

佛書者恍然り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晝夜)孰
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
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博物志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

而披拂是此數行句句精絶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不易乎日月來却喚作爭其所以如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九之一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如此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說間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爲之也滿樂滿放也樂藏劇也撤助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東或西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

巫咸神巫也宮殿中宗相祒名也

載字一作戴

詘洛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三皇之上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箇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之上人也故曰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至仁無親者以下至者太宰異本作吾相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仁過於孝

大宰曰蓋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之至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夫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北山也）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難（後生手本）夫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文粹冥山北海山名郭慕都

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冥山在北海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遜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滯親哉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滯親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譏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也勞也不足貴也何取於國與我之至貴何取於國與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焉言屏言皆所以至貴至願之也至貴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增國與我常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無爲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此段把樂來推一層說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在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下襲有天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

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

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感後
調理四時太和万物之三十
五字

一饋一起文粹云無旦無起
也

徽會云琴節曰徽
陸機文賦曰猗絃而徽急
李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徽
琴徽絃謂之徽韓曰徽調也

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
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
變也奏起也人
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
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
驚動可畏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
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求序也四
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
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

此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繫
蟄將驚而
之不見其尾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
尾即終始也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或作
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
之不得故曰不可待汝之時逝之不見其首
待汝之則而未得故曰不可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所容蒲
容在所蒲阮墜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
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迎之不見之文老子經之語
也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荷蘧蘧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
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
故怠（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生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生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

季蛇自得也從順也施式豉切離去也

隨舊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宇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驕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無欲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恣而況汝乎汝惟如此故放恣所施也儻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
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
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冥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
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
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
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息不止也自然之
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
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

文粹云天機不張元神不動
也五官皆備五官各效其職
也

掇扁淺合也與拾

林林掇掇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
動而不容方以牽曳幽昏而不可閒變動
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一个可
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
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
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
聖考也問之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
也遂於命者掩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
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
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
樂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
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
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
字細緻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
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

性之中本無根塵夫何爲偶
根境不生六用不起

森爽說文森木多貌爽失正
也

文粹云惧則精神森爽若鬼
出矣然

論語子罕篇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

名義集云過去名意未來名
心現在名識或云雜色名心
如六識内心繫屬名意如五
根屬意語想名識如分別屬識大乘中八識名心
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故名爲識

翼云師金謂之大師名金

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忠吾又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故進辛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次之以怠怠故物之所不能入也怠故休休故舍舍
故樂樂也者動於内者也故不可以不出物之所不
能入也怠者無所繫而遊焉者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左右逢其道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但禀森爽之一意怠而道是欲罷不能之特惑而愚是意識俱亡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

翼云師金謂之大師名金

草作九乙桑用

神前一彼大ノ莒入ニ

天下ニ非ル

祭後ニ大ノ

路ニ

翼註云睽司馬云厭也或疏作厭夢中怪也

陸西星云芻狗束物也若復取而薦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眛夢謂魂識顛倒昧謂目睹魔魅

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且數眯焉予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

非其聯邪 此段議聖人在孔子時已有皆是一種人如篠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時所用已則棄之則是也聯聯入其目也蓋譏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韓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水陸之水一本作川誤也

違字云矜矜義也猶違爲義

水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物之變而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猶桔槔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桔槔柄人皆義之一而其

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黎而黧

今取後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

也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狙之服也不知人之服而日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文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猶乎而夫子其窮哉

矉蹙頞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矉矉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妙馬文擬施於譬喻王曜軒邁賞云平生製自傲用此段医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萬姓統譜云王邁字實之仙遊人景泰辛未從真德秀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為端平中秘書省正字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禮樂)度數五年而未得
也老子曰予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陰
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
莫不以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
莫不以與其子孫(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例無一義
理但具精粗求之久而未得亦自道而可
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切故即是道不可傳乃

遂字三註作止非也

論語爲政篇子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

如此發出一箇言語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
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聖人不出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張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執正也
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彼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如不
受則聖人不出由外

三註家珍作自家

論語述而篇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是也

郭云不貸予損己以爲物也

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盡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覲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蘆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逆旅者不可多取此幾備者旅名也遽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繼有聲迹可見則稱繼之所由生故曰繼也過則賊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養賤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也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遽廬司馬云傳舍也

孟子盡心上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不貸不折本之字連案云周禮泉府九民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註從官借本也用如此等之字義可也不折本者備入于金玉而取利息者有時失我之本則也不借于人則無失我之患也然則不貸者不借于人而不失本也里克

無求無免無方無得之意也
貪詖服烏賊貪夫殉財烈士
殉名奪者不權○註奪泰也
權權勢切利也
左傳宣原叔必有大咎天奪
之魄矣
李德林天命論天奪其魄鬼
畏其盈

也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之意操之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
離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亂之以此若也

忽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淫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日諫師友之間日教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淫無所汩也我能循造化而正物我未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循大變順造化也無心者九能用之而

左傳第七行則備二夕之衛
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第一夕之衛

鵝性也故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捻執也若健天下之不失其朩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忘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干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指呼天下之人而教之鵝貧大鼓大鼓不且而來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浴而自烏不日黔而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設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喻濕其能幾何若遁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百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絜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嗋合

疏曉合也心懵不定口開不合復何答暇開規訓之言乎

文糅云微輕也
倨作踞箕踞惠倨也

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孰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
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
稱夫子之門人而脩
謂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驕物之意
應微言其問荅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
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
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
輕重爲降殺故曰爲其親殺蓋言古
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謎問
而後詁十月而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始早
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
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五爲順

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
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惡其不出於身
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是謂大同

陸方壺云大道無爲之世其
政閟閟其民醇醇自三皇五
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
是以悖焉

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上悖日月之明下駴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其知憯於鬼神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

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二皇之知）
亦撫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算三皇而抑
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孔丘（蠭蠭即蜂類也）
其尾有毒蜂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
鮮少如孤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爲毒也
亦如此小蠭而已皆譏侮而畢抑之言憯毒也蹙蹙然不安之貌也孔子
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
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典）一君無所鉤
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クツノアトヲ述ル）而迹豈履哉（禮記中庸亦
有老子呼二聖人以名蓋想問禮於老聃而
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
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泼有履則
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猶狗之
也）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
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
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貴者
喪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月有
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
止哭以聽變

道不可壅蔕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日丘得之
矣烏鵲鶂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
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一段文之極
雄不交而生子但睇子相視而已凡物皆
風氣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
風化言生子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
字與風化字文別類自爲雌雄言其雌
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之

詩小宛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正義云蒲盧即細腰蜂也又螟蛉者桑蟲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書鳥獸蟲魚蟲疏蜾蠃蜂大腰而黑色土蜂也螟蛉桑蟲青而小腰蜂取而養之以成其子詩人以興教誨之事則非類而以兄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鶂鶂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不可不知不與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七倫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禮記樂記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
圓覺經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慾而正性命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非(世俗之非)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

文粹導引導氣令和引体令柔蹝吹呼而吐故呴噓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彭之術故彭祖八百歲自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通義自不刻意而下九會玄玄之妙致也

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也 工苦 用意 以行爲尚也 爲元爲高也 怨讒憤世嫉邪也 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

韓文十六上 柏梢寂寞也赴淵投淵靜也即入林恐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飾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之外故與爲兀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眾美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從之備萬善也

一日虎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鳥○註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鳥顧身不動而頹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亦以除疾兼利蹏足

以當導引修有不快也作一舍之數而并出因以著物身非輕便而欲養以普徧化學微得其方絕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文粹云修者止息于此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

拔也天行以下四句見天道之篇

文粹云善爲福先惡爲禍於

文粹云安永先施者萌芽之義也不施萌福福則絕無禍福也此起出下禍福之死者也

此節只是一件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自字隔末用之譬喻却以哥語有情之人爲結頸子細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李然者且質平易恬惔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三字愈見精神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

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

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
視身猶影聽也猶響 影響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
我無容心故超出乎萬福之外矣迫而後
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
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德
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二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
曜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
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行者人以下三誌作作與迹同假作跡而迹差沒故作爾句下粹無施也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
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休於其心方爲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性迹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累也日靜日虛日恢日粹即是一个自然之德如此發揮性者人物我也以處受之則無性矣遵者不逆迎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無門關瑞岩主人公語頌自學道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凝人喚作本來人十

五燈會元五石頭遷禪師法嗣藥山惟儼禪師傳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生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則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月千聖亦不識

大惠語錄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歇聲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說但曰聲開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歇如祛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雖似尋常之說實無爲之有爲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一言一默一形一聲無非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個神字便親切了然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

越云于溪名也越山名也于溪越山俱出良劍也又曰于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因以爲名也夫有此于越之寶劍押而藏拳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況寶愛精神者乎

越云并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屑於世則許由于州與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爲於物雖後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字之如月月無姊作本來身使是罵破這般神字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除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寶愛其劍則押而藏之且如此兄精神乎此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除言其亦此神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

之精通合于天倫

精用則勞之精神之用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

孟子盡心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者其施則隨神是字字而勿失用功久也入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字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道爲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野

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眞人至人前已

聖人之德此又曰眞人便知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聖人無功是只是聖人字却換詩多名字非別有一種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而有時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篇之參究甚矣于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儒家之言）治性也議當時儒家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

之中也明德之理也以俗學沿性而未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左氏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復之而後知也古之治道者以悟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悟知與悟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忘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以悟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知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知養悟悟靜定也能生惠故曰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性故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知知養悟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成生定生惠即是定生惠即是定也如此等處當予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分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

孟子離婁上篇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孟子盡心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按言昭日光也分自註

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目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容體順乎文禮也信任而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惡可已也蒙胸也德積於己不自知其所以善養天下之意

右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二帝正即物自正也不自有言我非以德加諸人而求以補諸人則失其自然之德故曰只見得一半

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三十箇下兼其文自奇知有理之所順則有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濛鴻散朴濛滴也有善之名則遯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相識察也

似此心之宅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底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心於此則溺矣溺溺繁多而寡要也用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之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

論語公冶長篇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源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

▲自本自根見太宗師篇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源根猶自退藏於密也寧極而待猶自安於此也待我以待物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惡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

圖徵宗也

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爲者道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爲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日正已而已矣以此爲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乎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右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

孟子盡心上篇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東坡詩云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法蘧珠林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遑遑若以乖言消之

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趣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趣俗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使是萬物皆備而不在我故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無憂而已以趨世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

而能愛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夫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樂也上倒置也物與裕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五 終

庶居